



世
傳
人
傳
蒲
重
年
著
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8



文庫11
A 1695
8

柳田泉文庫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傳

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併盛岡藩士也。戊辰春藩主南部利剛命榎山佐渡上京師謀勤。王事二子從焉。先是隆之進在京師歸報京師事情於藩主。故有此命也。佐渡在京抱異見曰。方今朝議非出于宸斷。二三大藩之所劫制在京同藩士多雷同於佐渡隆之進。深憂之。極陳其不可。弗聽。當此之時。與羽諸藩私盟已成。盛岡藩老臣南部監物發密使以與羽形



朗廬曰隆之進云々節々提明相呼應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蒲生重章

朗廬曰轉
入源藏

又曰忠憤
烈心不待
多言

勢告佐渡。佐渡將收在京之藩士歸國。促隆之進上途。隆之進不肯。佐渡等誣之以姦賊。隆之進知事不可為。乃欲潛匿為後圖。拉其子及一二同志奔投長藩。當此之時。源藏久臥病。憤懣聞佐渡將收藩士航海歸國。隆之進等已出奔。流涕大息。力疾謁佐渡。諫爭。停之弗聽。却促其上途。源藏不得已。乃輿疾抵浪華。就客舍。語人曰。主家滅亡之幾。已瞭然而老臣不省焉。我與其生見主家敗亡。寧死破姦臣之膽。為忠義鬼。使知主家葵衷之所存焉。其夜坐一室。挑燈作遺書曰。姦吏失大義名分。忠臣已走。我無罪而得疑。

又曰悲壯
如此誰使
之病不病
必斬姦

春山曰烈
士就義之
狀寫得躍
躍

故死以報國。思與羽必不成官軍。必有科願。兩公悛心。百方以輔國君。保全社稷。書畢。容止自如。屠肚而未殊。會同藩士四戶次郎至。源藏睨而曰。我無佗腸。唯有赤心耳。乃攬腸。濺壁上。血淋漓。因血指書。姦臣殺忠臣。五大字於紙燈上。呼同僚佐々木直作。直作即至。源藏指示燈上血書。且取遺書托之。曰。吾遺書在此。子能記之。我死必不朽。乃復抉腸。曰。子等常以我為姦。我不知其孰姦孰忠也。我欲一言於佐渡。呼佐渡來。佐渡至。源藏乃肅容致敬。曰。我無狀至此。君若憫其志。願尚加三思於國事。君等正而貪生。我姦。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卷三
三

朗鷹曰古之壯士

而輕命者如此。今果如何。佐渡顰蹙曰。諾。嗚呼。子過矣。既而源藏呼其弟賢藏曰。我不幸至于此。然在官途者。皆當如此耳。汝能代我養父母。遺訓諄々。乃自執短刀。二刺吭者。三尚不殊。因笑顧四戶次郎曰。嘗聞新刀鉞古刀利。今而知古人不我欺也。子劍客也。以取證焉。言畢乃絕。時年四十。鎮撫使久我公之東也。隆之進陳情乞從。遂行。抵越後。聞佐渡等已歸盛岡。攻秋田口。大驚。且揮涕語人曰。唉。主家命脉絕于此。我末奈之何耳。然臣子之情。豈可袖手傍觀乎。乃作書上久我公。陳衷情。久我公憐其志。諭曰。當至久

又曰復入隆之進

朗鷹曰不賞其功符其小失亦已甚

保田城而議之。既而與羽諸賊相尋歸順。於是隆之進及同志士賜狀賞之。且命歸藩謀事。利剛深稱隆之進志。擢為老臣。任闔藩反正事。既而官軍收盛岡城。召利剛父子於東京。闔藩聞命惶恐震動。隆之進憂之。諭曰。朝廷至仁也。苟有赤心反正之實効。國家必不至顛滅。乃選良士數名。扈利剛父子上京。既而朝廷處利剛父子頗寬。然與隆之進所言抵牾。於是乎物論沸騰。皆曰。隆之進賣國姦臣。包藏禍心。不可近。遂命歸藩。隆之進既發。適途逢其子貞次郎上京。訣別誠之曰。人生如朝露。誰期百年不可畏。讓

又曰哀哉言

建世傳人傳 四編下 二 清生民相

朗廬曰與前段源藏映帶各極其精神

誣渝志不可以毀譽枉行慎勿思安逸既別抵和賀郡黑澤驛投旅舍鍵屋某夜三鼓呼從者從者至見則置雙刀正服於庭上端坐其傍自刃謂之曰此旅亭我公所憇宿也今室中上席所置章衣是公所嘗賜也汝等勿齟宜持以歸鄉保護幼孫勿使我家有不忠不孝者乃血指書報國二大字於粉壁上曰吾無復遺憾乃暝時年四十七實明治二年己巳二月八日夜也隆之進幼喪父母為伯叔所鞠為人溫淳質直家極貧而晏如也年甫十六擢為使番遂累遷參政處事勵精不倦數建議禪補國政時論以廉正

又曰再出源藏合結用筆精緻

稱之源藏為人方直常好講兵書論古今成敗之迹以為快亦舉使番晉目附役平生與隆之進交最善云明治三年夏五月朝廷褒賞二子忠節賜祭資金各二百兩蓋異數也

善諷子曰余嘗觀日誌所載二子事烈其死感同人一条馬場諸子從余遊時說其軼事殊覺其凜々有生一氣也嗚呼人動曰與人頑迷瞽乎大義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坂谷朗廬曰慶應明治之間忠而死者固多也而激烈如二子亦罕矣傳能摸寫生氣不朽二子亦

可以瞑也。

藤野海南曰。二子事。弟亦稔聞。記得不誤實。只叙事平易。不能極寫淋漓悲壯之狀。不似吾兄平生伎倆。可惜。

田村翠巖曰。離合變滅。如神龍戲乎雲間。合傳能事畢矣。而事實照太政官日誌所載。委曲無遺。孰謂乏乎淋漓悲壯之狀乎。然非喜古史簡質者。猶以為不能極寫也。

青木邦光傳

青木邦光名苾。號青城。通稱三之丞。邦光其字。越後曾川村人。家世農。系出自多治比氏。幼而穎敏。好讀書。年甫十歲。以其家貧。親戚勸為醫。其父亦強之。邦光泣而不應。及年十四五。聞家系出于名族。慨然有尊王揚家聲之志。數請遊學。父不許。會塘它山者。遊越後。邦光賦詩。貽它山。它山激賞。勸之遊學。於是負笈西遊。浪華。入藤澤東。咳門。為其塾長。居歲餘。罹疾歸鄉。壬午春。東游江戶。入藤森弘菴塾。與川田寬江諸子切磋。學業大進。既而又以疾歸鄉。下帷于龜

朗廬曰之子不凡可知
竟江曰尊王云々作濟世興家似可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四 蒲生氏輯

朗廬曰暗
為論贊地

亮江曰寺
田以下至
陳之前似
可
朗廬曰占
地步又見
其抱負
又曰志操
自見其中
削之可惜

翠昂曰太
史公作傳
其上書往
々全錄

朗廬曰公
義昭々

田村從遊子弟恒數十人。匾其居曰盤礴菴。松寄慊堂。所書也。邦光自作之。記文字頗雄偉。明治元年十月應溝口侯辟。至新發田。上書條陳時務。不報。其老臣寺田某召見。邦光首乞革宿弊。退復貽書論之。其書曰。寺田君執事前者。蒙召見辱問。以今日形勢。必艸野書生。安能有所通曉。雖然。必自少好讀書。尤留心經世。於古今治亂得失。不為無少所見。故不敢憚忌諱。對以革弊執事。以為然。當時草卒接見。未能備布心腹。退而俟後命。至今既踰月矣。寂無所聞。豈以書生之言。迂濶不足用歟。將賊徒未平。戎務鞅掌。

不暇及此也。必竊謂今宜革弊一新之機會。有五如失之。則竟無其時也。請試為執事陳之。方今世局一變。天子親執萬機。欲與天下更始。其詔曰。今圖一新者。不獨朝政。列藩亦宜體認。朕旨斷然革舊弊。興新治。然則革舊圖新者。天子之旨也。奉天子之旨者。諸侯之職也。此宜一新之機會一也。凡事無基本。則不立。無基本而求成功。譬猶削朽木而彫刻之。雖有良工。不能施其技也。今定方向者。即立基本之謂也。吾藩方向既確定。可謂有基本矣。此宜一新之機會二也。器久用則必弊。法久行則必壞。吾藩

近世書人傳
西編下
六
三
三
辛

朗唐白節
々提明

舊法非不美而行之已二百餘年不能無弊壞愚聞
琴絃之弛解而更張之而後音乃可聽况政乎此宜
一。新之機會三也賊徒之盛也闔國騷擾百事紛紜
日不暇給今也賊已平定則自今之後事稍閒暇此
可備不虞為後圖之時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此宜一新之機會四也凡事逆今情
違時勢則不行反生紛擾如王介甫新法是也今更
始革弊者人情望之如飢者欲食渴者欲飲寒者欲
衣蓋時勢之所趨不可違也此宜一新之機會五矣
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是以古之英君傑士才有一

又曰五日
列叙結束
有法

機會斷然投之猶恐失之今有此數機會而狐疑猶
豫日復一日因循舊習苟且自安所謂坐積薪而未
及燃者也豈不危乎或曰吾藩一新之機會固在今
日然有三患當前如之何初因賊徒驅迫後苦官軍
供億軍旅數起轉輸弗絕又有非常之水災以有限
之財供無限之費此一患也官軍之至也吏民趨之
如水之就下往々亡命殆有不可禦之勢此二患也
賊徒之恐入骨髓而我當其衝危如累卵渠魁既伏
罪餘孽尚存恐有報復之舉此三患也茲謂此三患
者即吾藩之所以興而為一新之本也古人有言曰

又曰反擊
見識力又
見筆力

近世韓人傳 四編下 一

通世傳 四編 卷一 論世

無敵國外患者。范文子之憂。克楚。山濤之歎。滅吳者。是也。凡人無患。則有自恣之意。有難。則有自脩之心。有自恣之意。則所以亡。有自脩之心。則所以興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故知吾藩之有此三患者。則所以興也。府庫空虛。不可無充之之策。吏民亡命。不可無制之之策。餘孽尚存。不可無備之之策也。而此三策之所本。在收民心。收民心之本。在一新而已。一新。則民心悅服。民心悅服。則各勉其業。殖其財。則府庫不斂。而自實。民心悅服。則將四方。襁負而至。孰敢背父母之邦。離墳墓之地。

朗盧曰為事在逆境而庸人不解

又曰揭大本辯駁有光彩

絕妻子之思。而僥倖萬一者。則亡。命不禁。而自止。民心悅服。則能為上。致死而弗恨。則餘孽蜂起。禦之有餘力。孫子曰。道者。令民可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嗚呼。我已有與之同生死之民。雖當天下之兵。而可也。況於誅滅屠戮之餘。燼乎。可一指麾而定矣。此何足懼。愚之所懼者。蓋不在此。在上。下不和之弊。何謂不和之弊。曰。內則政出多門。而諸曹相軋。吏員多冗。而事無統紀。外則下情不達。而民心離叛。謗讒交興。而不知顧之。至其甚。則民吏相仇。此之謂上下不和之弊。今如此之不憂。而徒三患。是

又曰更出一奇峯

通世傳 四編 卷一 論世

近世備傳 四編 卷一

朗廬曰天
下之事皆
平正明白
豈有曲徑
旁歧

竟江曰自
此愚至擇
焉剛欲削

懼此即遺本源而塞末流者。吾恐上下解體。其禍非
小焉。執事幸思之。今苟欲行一新之政。非別為高論
驚世事。惟專心一意。在奉天子一新之聖旨而已。
天子曰開壅蔽。即直通壅蔽。曰破格例。即直破格例。
曰舉賢材。即直舉賢材。曰抑僥倖。即直抑僥倖。曰勵
廉耻。即直勵廉耻。曰興文武。曰審黜陟。曰平獄訟。曰
信賞罰。曰惠困窮。曰薄賦歛。曰固兵備。皆直奉而施
行之。此之謂一新之政。而推之以忠恕。決之以果斷。
行之以簡易。則本根立。而枝葉茂。大綱舉。而細目張。
豈不亦美哉。豈不亦盛哉。此愚之所翹首企足以望

朗廬曰淡
泊無求可
知文亦風
致灑々

於執事者也。茲素多病。甘靜退。無復所求於世。然至
得俾父母之邦承寵。天子比光列藩。而身與老農
老圃謳歌。歡抃乎復古一新之澤者。則平生之至願
也。書生之言。固迂濶。不足盡取。亦不可盡棄。詩云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伏冀執事裁擇焉。某亦弗聽。己巳
歲。村松藩侯聘邦光。使與其儒臣蒲生重修同掌學
政。待遇優渥。邦光感激。將欲大立學制。詎治教是歲
五月。侯賜邸宅。邦光徙居焉。既而患癰。以沒。年四十
七。侯痛惜之。其疾病也。侯親臨其宅。慰問云。邦光性
沉毅。有大略。其學通經史。百子。教子弟。必以尊王大

又曰遇今
時至而不
悲慘々

近世備傳 卷一 蒲生

義善文詩有遺稿若干卷

善諷子曰吾讀盤礴菴記云余少志於經世術欲以功名自奮先游京師浪華後至江戶周旋諸名士間皆以窮病不果而歸於是斷然知天之欲以余老於窮閭大悔從前浮躁也乃折節歛迹授句讀村童優游以卒歲嗚呼邦光之志亦可哀矣夫士之抱志而不得伸與伸而不得遂者復何限吾不獨為邦光傷之也聞邦光每論方今海內少壯文士未嘗不先屈指於我云余豈敢當焉姑立之傳對其知云
坂谷朗廬曰畢生精神在其上書有此書則其人

朗廬曰妙在推開

不朽傳中割愛於其記文論贊特摘其一段是作者苦心之處

川田甕江曰余曾作送邦光歸北越序述其制行學術之美今讀此篇追懷往事不覺泫然泣下

田村翠崑曰讀其上書想見邦光其人太史公作傳徃々一書而足矣嚴安徐樂傳是也已

又曰山陽修史如三善公封事頗加筆削方美如子闇作邦光傳亦然

近世偉人傳 四編 九 蒲生氏村

二見一鷗傳

朗廬曰一飛亦翩翩

二見一鷗者肥前島原人名正則初稱檣林昌建業醫為人剛悍有節概文久中唱尊王之說鼓舞藩士藩士少應者乃脫藩至于京師與諸有志交謀事既而三条某々七卿西奔京師有志之士掃地一鷗乃走長門元治甲子夏六月長藩老臣國司元佃率兵入京師一鷗從之屯于嵯峨天龍寺七月十九日一鷗為斥候抵蛤門說八条氏入其邸誘導來島政久又兵衛所帥之兵攻擊會藩軍而我軍不利一鷗纔以身遁潛伏泉州堺人宮和田某又衛門左家初一鷗在

又曰輕妙

又曰傲旭將軍乎

翠昂曰傳同僚見情厚與忌同僚者迥別

又曰又奇又輕真箇一鷗文寫得有精采

京師有愛妾居祇園街幕吏騙而叩之知其蹤跡竟抵堺捕一鷗將囚于京師獄乃縛一鷗檣于浪華乘夜溯澱江時缺月升山波光依微一鷗請旋吏解縛引一鷗袖使倚舷而旋一鷗窺隙叫南無阿彌陀佛一躍投水袖斷在吏手吏大驚回舟而索不獲一鷗泅半里蒙浮萍潛伏窺捕舟過乃上堤解濕衣裸躄携竹杖扮興丁行可二里投一村寺告實乞哀寺僧憫而舍之既而復走長門當王政維新之時為集議院權判官轉少史出仕于記錄編輯局與余同僚無幾辭職後又官教部省云

通鑑纂要 卷之四 藩生民林

善諷子曰。余嘗以史職出仕于議政官。觀一鷗封事。侃々彈劾要人。某而不諱。有古遺直之風。云長人伊勢華為余說。一鷗之在長門也。加藤有隣。僧默霖亦在焉。並剛悍。時人稱曰浪士中三雋。嗚乎。一鷗出沒浮沈乎世波。洵々之中。終善保其身。真不負其名也哉。

朗廬曰史公音時奇

坂谷朗廬曰。尊王海中之一白鷗。出沒自在。雖有天幸。亦其人可想也。
田村翠崑曰。文亦有白鷗沒浩蕩之概。

伊東宗益傳

伊東宗益。江戶人。號三溪。以啞科仕舊幕府。食廩米四百苞。為人明敏。有識。嘉永間。洋醫學稍行。同僚多紀迂元。諸子竊憂而排斥之。而宗益與其徒游。故多紀迂元等不悅而咎之。宗益乃著西學論。以自明。論曰。世人以為遠西之學窮天地。盡人事。廣大精微。無復餘蘊。殊不知溺之者。陷其中。而不知其他排之者。攻其外。而不得其方。要之。俱未至者也。夫天地之大。以航海之久。計之。則其周圍邊幅。或可能窮。如人事則不然。蓋聲教風俗。不相通。積習情態。不相同。如此

朗廬曰此時而此識目漢法中來實不易得

通世傳 四編 十一 蒲生氏輝

朗廬曰朱王考證及詩文之異趣者皆如是耳

又曰應地變化是破的之論

則嗜欲不等。疾病隨異。加之。身體髮膚亦不同。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欲以其所知一之。則惑而已。彼溺之者。陷其中。而不知其他。則固陋已甚。無乃其廣者狹。而精者粗乎。富有大業。日新盛德。若夫醫術。亦詎得極盡。乃在其徒。當日夜研精覃思。以求其至當。彼既有地方病論。即當有支那日本病論。即在江戶。亦當有江戶病論。即在彼徒。亦當考究支那日本之醫藥。否則事與境違。不肖紀云。此意尤善。德本喜。縱得形似。終是影響。用皇國之藥品。蓋亦是已矣。彼徒學西書。只為蟹脚橫行之文。已費三歲日月。即

又曰此時洋學實如此其徒苦辛可知而其弊習亦可想也

后得曰方今亦然

在其學究。終日所講。亦不過鵠舌侏離之言。以此讀一書。則天半一峯。彼終日在谷中望其登陟。攀蘿菴攬葛藤。宜矣。陷溺其中。莫知其他。彼既哂世之稱古方家者。單讀古益一家之書。西學之徒。其陋亦然。世幸少識者。是以其易。猶如畫魑魅者。於是乎術新奇。競淫巧。率為不急之務。以眩耀時人耳目。曰此物可造。大利可得。以誇富商大家。欲一言而得巨萬之財。故其徒之陋且貪。已超時流。雖因聲教之無及。然居移氣。養移體。擇不處仁之所致也。彼終身在一書中。而苦求文義。無暇顧其他。宜哉。固陋。或執毗斯骨夫。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三

蒲生氏梓

朗廬曰議
論在皮膚
未入骨髓
不足以服
彼徒然在
當時則對
病之針

或執扶歇蘭度以為精詳不可加而其說既不一不
一則必一是而一非已有是非則非至當不可不旁
求以得其當則夫固陋者非矣世或咎我親西學之
徒然阿魏阿片見試往日飛車弩矢何絕遠來探虎
子於穴操戈戟於室有由來矣或曰彼之學於窮理
分析精微之極曷可詆責而子何見拒之甚乎荅曰
孔子汎愛墨子兼愛其相去也如太不遠而孟子辭
而闢之以比諸洪水猛獸則彼之固陋亦安可不辭
而闢之哉彼徒知自然良能可以治病其良能者果
何物乎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

右得曰如
洋函欲知
脚氣病因
割其脛乃
剖木覓花
者也真是
好笑

朗廬曰亦
才識過人
之一

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如吾所聞則然折骸觀之幾
乎剖木覓花況疾生於有形之始亦天地之一氣消
長生殺蓋莫著焉彼烏知之若知之則其說鬼神也
必與吾儒同若其徒而信吾儒學吾醫則昨跖犬而
今堯畜惜哉論出多紀迂元等不復言宗益傍精於
古物賞鑑自書畫刀劍以至茶器鎖屑骨董一見輒
辨識其真贋良窳致仕後挾是技與大藩諸侯交遊
能貨殖焉安政間以疾歿子宗節嗣號櫻園亦明敏
延余修學業惜學未成而歿子關之助尚幼亦學於
余

近世韓人傳

四編下

高

韓三

善諷子曰。余讀西學論。頗快之。在今日。亦可以一。時醫頂門。余及檀園時。寓其家有年矣。檀園屢出示其先人所藏珍寶古物。感其精識云。

坂谷朗廬曰。宗益蓋慧敏通脫之人。西學論一篇。又可以見識力絕時輩。作者以此表之。可謂亦識力高絕也。

岡田后得曰。漢洋醫學各有得失。何不各持聖人無我之見。相和相議。而躋此民於壽域。今日執學政者。須三思焉。

鹽田松園傳

鹽田松園者。舊霸府醫員也。慷慨有學識。嘉永癸丑六月。米利堅使節來于浦賀。乞互市。松園慨然曰。往年樂翁公林子平等深留心海防。世人以為迂矣。而今其言果驗。此國家之大事也。余雖不敏。亦班醫員。醫國亦不以為僭越也。乃凡書籍涉海防者。廣搜博採。以著海防彙議四十卷。諸侯士大夫爭傳之。霸府命納其書於昌平校。且賜物以賞之。安政乙卯五月。有徙居蝦夷之命。或有勸稱病可辭者。松園奮然曰。此為國家開拓不毛也。豈可惜身命乎。趣治行李。作

朗廬曰。此卷人心同。憂可知。葉之賞之。俱美事。又曰。好男子。異凡情。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廿五 清生氏稿

詩留別交游曰君不見蝦夸遠在黑水涯北接靺且
東魯義其俗文身而卉服生來未知有 皇家聖心
廣運及荒陲播種百谷授民時靈霧始開見白日衣
食稍足長良知幸有恩命及小臣輿馬携家辭城閭
男兒誰無四方志時哉素懷一朝伸雁聲蛩音雨餘
驛荻花楓葉夕陽津蠻婦賣魚々猶活越船載酒々
亦醇冰海飛箭落盤鷗雪窟柱節乳熊賸此行疑是
天意在故將奇景眎奇人遂挈家行居相館六年興
學校建病院其他所經營甚多後于役其地者皆矜
式松園云文久壬戌召歸江戶進寄合名職兼醫學教

朗廬曰激
昂可想

又曰語奇
意奇真是
奇人

又曰凡事
立基在學
者

論戊辰遇國變辭為處士既而 朝廷徵為病院醫
師再于役箱館無幾歸東京其明年辛未春二月七
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七松園本加賀金澤人姓宮
河氏幼時隨父白峯來于江戶欲以儒起家入增島
蘭園門講習經史既而以父老歸家業醫大行父歿
會霸府醫員鹽田宗温者無嗣愛松園才學強請其
親戚養以為子松園乃讓家於其弟養源出冒鹽田
氏松園名泰字順菴松園其號生而穎異八歲善劈
窠書十四歲賦咏史絕句數首議論老成鄉里稱曰
神童其在江戶玉池也與羽倉簡堂野田笛浦大槻

又曰文用
變法亦穎
異

世傳人傳 四編 十一 蒲生氏和

朗廬曰有
此氣象故
能運用譬
術以為事
業
又曰贊亦
出一奇

盤溪菊池溪琴廣瀨旭莊諸名流詩酒徵逐驩如也。
為人剛簡侃々不以富貴功名渝其志子孫皆受訓
家庭有文雅余與其子大樸交善亦篤厚君子也
善諷子曰松園照鏡詩云菱華試照自堪驚白髮鬢
邊看數莖猶有壯心磨不盡任他如雪滿頭生於乎
此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坂谷朗廬曰彙議之著蝦夷之行益于當時延及
今時奇男子中眼光獨絕者本心買金買人
田村翠崑曰非不以富貴功名渝志者不足稱大
丈夫也

朗廬曰小
引為論贊
之地布置
有法

住谷氏兄弟傳

住谷氏兄弟之復父讐也其計甚巧而其志亦甚苦
矣昔者柳宗元論徐元慶之復讎曰不忘讐孝也不
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
聞道者也余謂如住谷氏兄弟則元慶其人也而其
枕戈積慮蓋亦有之過者因紀其事以傳之

住谷氏兄弟者水戶藩士也兄曰七之允弟曰忠次
郎初父寅之助為兵隊百五十人長于役京師屯本
國寺二子從焉丁卯夏六月十三日夜初更寅之助
過松原磧為人斬殺僕某聞變走至松原磧求尸無

又曰歲日
月一々細
記用意亦
密
又曰斬殺
之故不可

近世傳人傳
如編下
七
備生

知乎
又曰賊
可怪

又曰好偵
巧代天開
瑞緒

有。磧人言。有人自稱松本權十郎。雇人收尸。七之允
急走追之。得尸於本國寺邊。而其所佩雙刀及夾囊
皆已為人奪。不知其誰所為也。乃又抵松原磧。搜索
適市尹所偵使乞丐。有傘屋者。親見其顛末。為七之
允語云。斬者與收尸者。自是別人。斬者被布短褂穿
小倉白糸袴。佩朱鞘刀。其身長同行一人。衣服刀並
同。斬者其人。不甚長。二人自宮川坊。提白刃。尾所欲
斬之人來。其人過松原磧。度板橋。長身者自其背斬
之。直西逃去。其語音容貌。洵結髻樣。的是土州人也。
又松原磧木屋坊某云。松本權十郎者。身長。顏有痘

又曰當時
既告藩主
則豈可以
私讐論

又曰良策

痕。服章衣不著短褂及袴。其刀鞘螭色。而其語則東
音也。乃詰問之雇夫。雇夫云。昇尸至本國寺邊時。其
雙刀及夾囊皆在于時忠次郎。以事在備前岡山。聞
變。直歸京師。兄弟相對慟哭。乃相俱謀物色仇人。而
不得。七月中旬。請復讐於藩主。致仕。出本國寺。潛居
伏見。變形物色。亦不得。至九月中旬。七之允為攝州
廣瀨村某氏奴。在宮川坊。忠次郎亦為奴。在土州藩
邸。百方搜索。亦不得。戊辰春。兄弟去二家。復佩雙刀。
為士裝時。方初夏。松原磧已稍々有納涼者。士女雜
還。二人乃每夜徘徊于涼棚水榭之間。聞世間流說

近世傳人傳 四續 蒲生氏

朗彦曰自
婢口發出
亦奇

又曰暗徑
見孤燈喜
可知

又曰證

又曰證二

五月中旬適聞宮川坊伊勢屋某氏婢阿熊者話云
昨夜造鞆坊親戚坐有同坊近江屋源三郎者云昨
年祇園祭日前夕斬水戶藩士于松原磧者即土州
藩士山本旗郎也其人往來吾家自云我斬之二人
聞之大喜乃質之源三郎源三郎云山本旗郎身長
常被布短掛穿小倉白糸袴佩朱鞆刀予所知劊工
居魚之棚松本定次郎者云乙卯夏六月十四日邇
追旗郎旗郎囑余急磨刀余視其刀血痕和鬚乾鏽
且鋒銳微缺其斬人之證晰矣既而二人聞旗郎之
在浪華也乃追至則旗郎既歸國然聞亦將不日上

又曰此疾
亦幸矣不
然豈得其
父書

又曰將獲
而數沮天
意在東京
以王成孝

京因思出入于旗郎常所投宿浪華佛器工某家及
土州藩旅館諸津屋某家則旗郎之進退舉動可知
乃七之允復為奴時々出入于二家而偵之忠次郎
在西京出入于土州藩邸而偵之至己巳歲未得其
蹤跡因意旗郎或抵東京也兄弟將之東京二月下
旬七之允羅疾不果行九月上旬七之允疾愈忠次
郎乃之東京七之允偶聞信州野口庄三郎應土州
藩囑伐材木運東京也因為其手代々々猶曰代
人也十一月下旬至土州高知訪旗郎旗郎以前十
一日上程如東京七之允乃遇其父山本與惣衛門

令作贈其息旗郎書持以去以十二月十七日自上
 州野根浦航海抵西京庚午正月十日達東京二十
 九日商裝抵土州藩邸訪旗郎遂與俱至某氏所授
 之其父書及近江屋源三郎手簡々々則所擬作也
 曰密書拜啓乙卯歲祇園祭日前一夕松原磧一事
 物色甚急然所搜索不在所斬之人而在亡失物被
 斬者夾囊中有浪華商加島屋者之財券治獄小吏
 稱手先者來于僕家詢問者既再矣然考其口吻亡
 失物出則斬者不必窮也若財券在尊公所宜速見
 返僕深慮之故以奉告二月四日七之允又訪旗郎

朗戸曰斬
 殺其為此
 券乎

又曰從容
 不躁所以
 能成事

又曰諸證
 集明而至
 自說斬決
 定又曰止一
 字最覺事
 關券

復與俱至某所促復源三郎之書旗郎乃復書云勿
 復煩尊慮云々七之允受復書時謂旗郎曰源三郎
 囑余曰斬者事與所亡失物有無請別書旗郎曰此
 事書中難審然決不以此累源三郎子為我善傳語
 慎勿自躁七之允又問曰斬水戸藩士於松原磧者
 果尊公耶旗郎曰物之亡失吾不知也而斬水戸藩
 士於松原磧我猶記之七之允聞之心竊大喜又問
 曰同行者為誰旗郎曰止終不復言七之允又約九
 日同行而去至九日訪旗郎會使自土州來告旗郎
 之父死因又約後日而去後兩三回訪之議材木事

朗字可削
而不可削
七與雙對
詰其智且
巧可想像

又曰從容
至此余知
其聲大而
且明

翠崑曰以
歲日月起
以歲日月
收作法周
密

朗戶曰蓋
時已有廢
復雙說也

又曰以柳
起以韓結
作者苦心
之處

又曰情理
明快誰容
口舌

近世偉人傳 四編 三

二十三日。又訪設詐辯曰。昨日載材木船已來。願明日臨野口氏亭檢之。因約相會于神田旅籠坊第三街號。蛇目一酒樓。至期。又贈書從之。然旗郎居父喪。不得畫出。乃入夜偷踰牆出。乘竹輿如蛇目。留輿夫於蛇目。已乃與七之允與俱步。之野口氏住谷氏兄弟既預約刺旗郎於筋違門外廣處。既至其處。忠次郎逆拔刀大聲呼曰。山本旗郎汝記害我父于松原。積乎。旗郎應聲曰。記矣。輒拔刀鬪七之允。乃操懷中匕首自旗郎背極力刺。且抱殮之。會刑部省逮部過焉。呵之。兄弟謝曰。復父讐也。請檢之。乃斷其首。兄弟

提首詣彈正臺。頸血淋漓。染衣袂。行路見而壯之。實明治三年庚午春二月二十五日夜也。後官赦兄弟。致之水戶藩云。

善諷子曰。當時議者或曰。此宜誅。何其顛倒之甚也。夫住谷氏兄弟之父既無罪。而為人所殺。而其子復讐何罪之有。然議者或咎其不告。朝廷而私復讐乎。此亦不通乎。事情者矣。韓愈不云乎。若孤稚羸弱。把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今二子既告藩主。辛苦東西伺便矣。而焉得自告。朝官哉。陋矣哉。議者之不恕孝子之心也。朝廷有人不從議。

近世偉人傳 四編 三

者之議而赦二子。嗚呼。肆哉。庚午春三月下浣。撰于青天白日樓中。

坂谷朗廬曰。零細紀述。情狀悉備。讀者誰不欲賞之。余嘗謂倫理之際。皆人々所當然。當然而多不。然者。猶天下利益皆所可為。而多不為者。若有為之者。其益于世大矣。故可賞而不可舍也。特復讐之事。眾說紛紛。然々當法律未定之時。明其條理而賞之。何不可之有。

田村翠崑曰。二子復讐情狀。寫得如画。余欲倩此筆作卅七士傳也。

二孝子傳

二孝子者。逸其名。長寄商人子。享保八年。角舐神樂者。以事與商人爭。商人抗辯不屈。神樂乃拔刀斬商人及其妻而逃亡。商人二子長甫四歲。次二歲。延享初。兄廿一歲。弟十九。俱物色其仇。而弗獲。一日。弟賣菜。徘徊街上。見一僧。身材魁梧者。出人家入隣。舍疑其為仇人。不子焉。其家呼買芋。憐其為美丈夫也。飲之茶曰。又賣芋來。弟從容問曰。今出此門。僧何人也。曰。渠角舐神樂者也。昔者殺人而逃亡。為僧避仇。今既已經十年所矣。故渠敢來耳。弟竊喜而去。抵家語

朗廬曰至誠感格

朗戸曰狼
狽殊快

又曰余聞
見此等事
淚溢眶今
亦不勝讀

兄與俱提刀。襲嚮神樂所入之家。連呼曰。我某氏兄
弟也。汝神樂速出。神樂惶恐不敢出。兄弟窺之。則已
踢破舍窓而逸走。水汀將乘船而陷淖。不能出。兄弟
追至。斬之。市人集觀。兄弟俱服小兒衣。々小不容身。
縱橫破裂。觀者異而問之曰。某等甫十歲。乃志復讐。
恐歷年久而志之屈也。恒見此衣。而自勵。今幸得讐
故服此衣。因潛然者。久之。後幕府賜銀若干。米十苞。
以褒之云。以褒之云。以褒之云。以褒之云。以褒之云。
善諷子曰。於戲。二孝子兒衣。何其志之美且壯也。老
萊子彩斑衣亦覺失色也。夫而幕府賞典之美亦可

欽已 坂谷朗廬曰。懿矣哉。商人之子。士人或有愧焉。抑

此亦人々當然。而多不然者也。蓋人無故殺吾父
母。而愬然委之政府。而不省。謂以此心能愛國。我
則不信也。

岡田后得曰。復讐請官。多不得復讐。在今世。欲復
讐者。其難矣哉。噫。

井上武右衛門傳

井上武右衛門者。甲斐都留郡花咲村豪農也。為人仁慈而有俠骨。嘉永中。夷艦出沒于內洋。幕府戒嚴。武右躍然曰。此天下之大事也。獻金若干。以供海防。費幕府乃賞之。許稱姓帶刀。其鄉隣大月。駒場。戶上。猿橋等五村。乏水。不得種稻。武右奮然捐財。遠引溪水。溉之。五村皆作良田。江門。鷺津。毅堂。嘗遊甲斐。宿武右家。賦詩贈之。曰。君家雖舊德。維新闔郡皆推賜。姓人曾引溪流。溉田畝。一川活得五村民。花咲村東隣。曰谷村。有醫師田村某者。病沒寡婦無所依。武右

朗戸曰躍然奮然皆一起安人民之狀可想

又曰得此詩更增其價

又曰如此則亡夫亦必瞑于地下

右得曰翠嵩子身世與淺川善

納為繼室。併養遺孤。三人視之如所生。其長曰惇。號翠嵩。其遊學於江門也。武有資之。學成歸鄉。維新初。為徽典館學官。今猶為甲府學校教員。與余交最善。武右雖不學。亦頗愛學士。嘗聘余。教其子孫。家善釀。每夕開宴饗余。一家百餘人。或耕。或織。或釀。或商。武右與余酌。雖大醉。必先衆起。向祖先廟前。擊木魚。唱梵唄。余甚笑之。不顧也。一日。問其故。武右笑曰。我為先生洩其秘。慎勿語家人。輩吾家奴婢。如此之衆也。不可。一夕。喚醒嬾睡。故余早起。拜祖先。擊木魚。唱梵唄。以警醒衆。夢衆憤聽。丁々之聲。琅々之音。皆起。從

朗戸曰此是真箇妙音

事余驚嘆稱善。後傳家其子。來江門。開酒店於上野廣小路。余時々往飲。文久間。罹火災。歸鄉。無幾而歿。年五十八。

朗戶曰就其相下評又一手段又曰讀書家相人自別

善諷子曰。武右方面肥皙。常鞮然接人。如世所画大黑像。術家言。此世々享福相也。余謂武右享福不在其皮相。而在慈仁。武右謂余曰。先生亦有享福之相。不知其何所見也。

傳古夫市又曰味地

坂谷朗廬曰。有財善用之。有衆善御之。治國之方。亦唯如是而已。木魚一段。最見豪傑運用教法之妙。

田村翠崑曰。余於武右。有卵育之恩。欲為建一碑報之。德焉。而未能也。今獲此佳傳。其人躍々千載如生。不獨武右欣然于九原之下。其子孫及余亦欣然拜讀。多々謝々。

岡田后得曰。聞武右請子闇。製良藥。施窮人。其慈仁至矣。而此傳不載。蓋舉大者略小者也。武右又善待游歷人。不知其子孫亦能繼父祖志乎。否。

前原一誠傳

前原一誠者。舊山口藩士也。稱彦太郎。好學善文詩。精擊劍。為人慷慨忠毅。議論不苟。合。戊辰之役。立功於東北。賞賜祿六百石。判事於越後府。越人皆服之。明治二年。陞參議。叙從四位。是冬十二月。轉兵部大輔。而議與二三大臣不合。明年遂辭職歸梓里。方木戶孝允再入東京。為參議。賦詩貽之。云黔驢復入口。口朝廷。吾懇勸歸君不聽。幸得功名脫人禍。猶因僥倖。免天刑。京城胡角。乾坤老河洛。妖氛日月腥。借問十年螢雪下。苦心何事讀。麟經黔驢考。允別號也。七

朗戶曰其不苟合者蓋自是太過故忠毅變為暴戾可戒々々

后得曰慨氣貫斗牛朗戶曰此時而猶固守舊見々々何時開

又曰為一縣所推可知

又曰立見一差義事乃為禍根

又曰賊兆

又曰比南洲見其器小

年春佐賀縣兵起。山口縣令中野某一悟詣一誠請其諭。縣士勿動。搖一誠乃作檄懇切諭之。縣士輒不動。於是一誠名噪于四方。比之薩之西鄉氏。海內慷慨士來見者日衆。九年七月。青森縣士竹村秀俊承同縣士長岡久茂意。自東京來見一誠。乃招橫山俊彦佐世一清使與之相見。謀事作暗號。以備東西緩急。通信。是歲十月。熊本縣士緒方某來見。告舉兵密謀。且請應之一誠。輒諾焉。乃以暗號電報長岡久茂。久茂等夜乘舟於東京小網坊。思案檣下。將襲千葉縣。乃北據若松。事覺被縛。當此之時一誠以為挽回國

朗戶曰所謂自是太過者

又曰平生定見唯有此二十餘字而已眼孔如豆可知

勢芟除姦慝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與奧平謙輔橫山俊彦奧平左織山崎昌輔山縣信三小笠原長一小倉真一及弟山田頴太等數十人相議移檄德山募應援其檄曰昔者吾忠正公悼德川之違敕坐薪嘗膽枕戈以待且而士大夫亦感其誠心喋血相誓斷死不顧遂能安海內於一以致諸天子當此時某々等出入帷幄寵待無比而先君之業掠為己功敢逞其胸臆舉祖宗之土地以獻焉所為以法律為詩書以收斂為仁義講文明欺公卿藉夷狄脅朝廷要之夷狄橫行海內疲弊神

后得悲泣淋漓

朗戶曰議論銳發而黑白轉倒既為盲人他又何論

州之安危朝不謀夕則不唯先君之亂人抑又朝廷之賊臣也通者東肥人斷諸於義一戰鏖鎮兵餘威之所及九州風靡實曠世之一事也諸君衣先君之衣食朝廷之粟亦有年矣亂賊之人從而誅豈能忍於懷哉始事雖既讓也縣之人而收功猶有望於諸君矣是夕有傳佃基清者謀聚眾於明倫館刺殺一誠而擊其黨者一誠乃遣奧平左織偵之佃事不行於是一誠率眾屯明倫館使區長橫山俊彦諭戶長令士族皆佩刀會于明倫館又設策欲張勢聲鼓動眾庶作西鄉隆盛送銃三千挺大砲八門彈

此世傳人傳
均編下
六
蒲生氏村

朗戶曰已
為南洲奴
隸

后得曰惜
乎縣令無
答一誠書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下
藥副之。之偽書使區長署名申之。縣廳以乞處措。是日會者百餘人。歲之十月廿八也。是夜將進軍於山口。命山田頴太勒兵。既而縣令關口隆吉遣百村某發致書曰。熊本之亂既已平。宜速解兵。一誠乃陽諾。而使某去。私以謂彼單身敢來。恃鎮臺兵尋至也。若果然。眾寡不敵。抗之無益。况佃黨在後。德山之應援亦未可必。則久於此。非算之得者也。因將欲取道山陰。詣東京。命與平謙輔作檄。移四方。又與縣令書曰。二三年來。天下多事。是豈皆好亂人也哉。蓋不過發憤俗吏。欲以明聖德於海內耳。僕鄙人也。然弄兵

朗戶曰不
起兵而闕
下抗議則
可今至此
云々痴亦
太甚

后得曰英
雄失路可
憐為賊

朗戶曰盜
賊耳隊名
亦好笑

潢池中。非其所好。而傍觀民疾苦。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所不能忍於。是取道山陰。至闕下。精誠以諫。而不聽。死以繼之。然賊徒充塞。道路不通。則蹶而過耳。又以此意告鎮臺士官。將發。無路資。乃自援筆。偽作縣令贈區長徵金書。致之。扱所官舍。獲金七百圓。乃發行募兵編隊。名曰殉國軍。既而襲扱所。與鎮臺兵戰。不利而走。棹一漁舟。至雲州。宇龍港。將航北。越圖再舉。當此之時。朝廷既褫其位。下勅逮捕。一誠料竟不可逃。作一書托船夫。為笠糾以達之。鄉里故舊。其書略曰。忠謀破為賊。含恨歸九泉。豈

后得曰一
字一淚

朗戶曰其
識陋其策
痴而其心
則可憫也

又曰以此
歌則其尾
生之信乎

又曰評有
抑揚可味

非畢生遺憾也哉。豐太君之姪。生死未知。真可憐也。
 僕兄弟三人。山田穎太郎。佐世一清。並心忠而形賊。
 也只侯千歲之公論耳。僕等尚未死。千辛萬苦。卧野。
 伏山將欲泛北海為後圖。而事不遂而死。亦天命也。
 老兄其憐察之。時十一月二日也。是月五日一誠謙
 輔等皆就縛。一誠賦國詩曰。鹿遠指志馬登云。登毛。
 世乃中爾。我加真心波神毛。知留羅無。遂處斬。時年
 三十九歲。九閱月。
 善諷子曰。一誠責於人以麟經。而身亦蒙賊名。遇刑
 禍何也。蓋彼不勝憤懣而直遂倒行。無遑顧麟經也。

后得曰一
誠比淮陰
則亦可以
瞑目

朗戶曰其
器蓋苟於
判事乎用
過器往々
議事自古
而然

今觀其國詩哀之。余聞越人聞其被刑。皆痛惜垂泣。
 徵之漢史。其幾乎韓淮陰之流耶。
 坂谷朗廬曰。江藤前原南洲。同一時功臣。而俱不
 全終。皆有所激而求其才用處而已。抑攘夷之說。
 入人之骨髓。有不平。則託焉發動。不復講求尊王
 之道。所應時而存。自進陷亂賊。不可不熟思也。
 岡田后得曰。衣先君之衣。食朝廷之粟。宛然韓
 淮陰口吻。而其人遂為韓淮陰。予聞有詩云。應愧
 噲等伍。激昂似淮陰。此真獲一誠心者耶。

國分彌右衛門傳

國分彌右衛門者浪華商人也。幼而喪父。享保間。母子煢々治產。有弟姦黠。欲奪兄產。讒兄欺母。々信而欲廢兄。立弟。疏兄之過失。而訴之官。乞廢兄。立弟。官吏乃召母與彌右。先訊彌右。曰。汝母所訴云々。如此。果信歟。汝若有辭。明白陳之。彌右叩頭泣曰。母所言。信矣。某性愚拙。不愜母意。罪大矣。雖然。某豈敢好。不孝於母哉。而母以為不孝。是某之不孝也。某復何言。願明府速罪某。以安母心。焉。母聞之。亦涕泣曰。此妾之過也。冀明府如舊立兄。々無不孝事。比鄰所知也。

朗序曰。不先問母。可謂官吏亦善用心。

又口好辭。令語々有真味。

而妾誤信弟言。遂訴之。而不慮兄之陷于罪科也。老心層淺。幸恕其愚。汗淚俱下。官吏乃責弟姦。而放之。賞兄之孝云。

善諷子曰。兄弟相閱。如鄭莊公叔段者。世往々有之。弥右不肯其母。而甘心負罪。亦可為法矣。嗚乎。倫理之變。古人亦難之後之。聽訟者。其宜留心焉哉。

坂谷朗廬曰。全負罪適母。一時則孝矣。而弟必破家。大傷母之本心。傳中對官吏之語。不辯之辯。音吐大佳。豈敢好不孝云々。以下殊妙。

近世傳人傳
四編下
滿生

加々美櫻塢傳

加々美櫻塢名光章。甲斐國山梨郡山王權現祠祝。例任信濃守。因稱信濃櫻塢其號也。自儒學天文曆算。以至浮屠氏之說。無所不窺。最精于皇朝學。著神教指要。刊行于世。初學三宅尚齋。頗艱苦。夜學無油。合焚線香。就其光讀書。學成。教授於鄉。生徒數十人。有自遐方遠邑至者矣。為人溫柔恭敬。人與之交。聞其一言。則皆服焉。其門有山縣某者。學成。下帷于江戶。嘗觸國禁。被刑事。連櫻塢。見拘引於江戶。櫻塢無憂色。即行辨駁。事解。歸甲斐。親族朋友皆齋酒肴來

朗戶曰亦
螢囊

朗戶曰其
所養可敬

又曰善知
神儒之真
者

賀而櫻塢無喜色。酒闌。一人前曰。翁之見拘引於江戶也。親族朋友皆憂。而翁無憂色。其歸也。親族朋友皆悅。而翁無喜色。何也。櫻塢曰。我素無罪。何憂懼之有。既無可憂懼。則復何之喜悅之。有人皆服其達。其近隣有籀工某者。學神道。著淨衣。戴烏帽。操彩幣。唱中臣祓祝詞。一日問神道於櫻塢。曰。子過矣。夫神道無他。各守其職。孝於父母。忠於主君。信於朋友。而正直潔齋。祭其祖先。則是神道而已。何弃已之職。而為巫祝之裝。唱巫祝之詞。而後稱神道哉。子過矣。某乃服其說。改前行。云。又嘗同僚子弟某者。學醫。為

近世傳人傳
四編下
滿生

近世傳人傳 四編下 卷一 蒲生氏本

一諸侯所聘。來謁櫻塢曰。今僕應優召。得秩祿。頗似可悅。然生於神官家。薙髮為僧形。甚負本意。多當時髮可辭乎。否。櫻塢曰。子三男也。非承家者。且方今雖皇子。往往為僧夫。神道天子之事也。而猶如此。庸詎傷優。召賜祿。此榮譽也。榮譽顯。父母乃稱於神道也。子其速行矣。某乃大服。快然赴江戶。櫻塢年七十四。終于家。親族朋友門生。皆哭之。如父母云。善諷子曰。世之所謂神道者。多迂恠荒唐之言。頗足惑人矣。烏得如櫻塢者。救之哉。今之為教導職者。觀於櫻塢事。其亦可以鑒矣。夫。

朗戶曰。先生眼光不。物形所以。超絕俗儒。

又曰。余亦嘗浩嘆。

坂谷朗廬曰。其教百端。其本一歸。曰為善而已矣。蓋天下風習萬殊。其教所以為百端。又不得不百端。唯其百端。故弊害亦隨生焉。苟能著眼於一歸之處。則其為萬殊而百端者。皆天地之妙用而已。如歐米文字風習。亦唯若此而已。如櫻塢先生。蓋近矣。田村翠崑曰。余甲人也。而未聞有櫻塢先生者。今讀此傳。聳然敬服。其學出于三宅尚齋。宜矣。與世之神道者異也。

近世傳人傳 四編下 卷一 蒲生氏本

橫田甚石衛門傳

橫田甚石衛門者。江戸人。仕幕府為與力百人組頭。為人廉潔愛士。部下有某者。嘗薄暮浴湯。其僕覘間盜其金。某瞥見躍出。直拔刀擊之。僕被創而走。某裸躰追之。僕逃入街衢。警舍便詣警舍。請出逃者。警舍直士視其裸躰。提白刃。謂是狂人。也不敢出逃者。且拘留某。甚石聞之。直登大城。告監察曰。吾部下士某。見其僕盜金手刃而追之。被警舍拘留。敢請付之我。我訊鞫之。不煩公家。監察曰。業已聞閣老。今不得付諸子。甚石乃復請閣老。如初。閣老輒聽之。甚石直詣

朗乎曰亦是一壯士然其狀則好笑

又曰直氣擔當不辱其任者

又曰勇決有生氣一隊躍然亦宜

警舍。將部下士某及某僕還。乃使某更刃僕。而某得無故。是以部下百人皆感其恩。義思為之竭。力焉。居數月。甚石罹災。居宅皆燼矣。甚石固貧。財莫以造家。得建邸牆。於是部下稍富者為醵金。得二百兩。擇一士。乃持以詣甚石。邸曰。部下某々等聊以弔災。若得充新築資。何幸如之。甚石大驚曰。諸子之厚志感荷。銘肝然。余亦有志者。不受。猶受。敢謝。部下士嘆曰。必不見受此金。請假君庭。甚石問故。某曰。割腹焉耳。甚石又大驚。詳問其故。曰。某來與眾誓曰。必使君受此金。故眾喜遣某。而公不受。則某莫面目以見眾。故假

又曰有此志操所以能為前事

朗序曰猛
將下無弱
車

又曰一結
鏗然

君庭而割腹焉耳。意色俱厲。甚右不得已而受金於
是部下大悅。又車載竹木。轉輸盈其邸云。

善諷子曰。甚右之愛士好矣。而終使之手刃其僕。似
太酷。然此戰國之士風。莫足恠者焉。如部下士以割
腹請受金。亦戰國士氣之稜々可喜者耳。倘當今之
時。有如此士人。必笑謂之頑固不開化也。噫。

坂谷朗廬曰。此是分明常山紀談中高等者。吁嗟
開化則可也。而失此志氣。所謂愛國心者。何以立
之。獨逸佛國等。及往々有此氣。不可不察也。

長山宵子傳

宵子者。水戶藩士長山七平之女也。嫁同藩士師岡
網治與右衛門。伉儷甚篤。宵子有姿貌。性溫和慈仁。善遇
奴婢。網治有妾生子。網常愛之如所生。而嫁其妾於
湊村某。視之如姊妹。網常及年十四五。未知為妾之
子。以宵子為實母。網常嘗病。宵子憂之。親嘗藥療養。
殆廢寢食。每夜潛跣詣神崎寺觀音大士。禱其疾愈。
云。網治積年所使之士某年少。頗戀々乎宵子。嘗挑
之。宵子大怒。且警其不敬。然宵子自愧。未語網治也。
某見其不語網治也。尚謂其不全嫌已。乘網治之不

朗亭曰其
從容最
不可及

右得曰此
等事往々
見新聞紙

在夜潛造其閨中復兆之宵子乃操枕邊刀直斬之
某即死宵子徐執衣掩之俟其明網治歸具語其始
末聞者皆稱其貞勇初宵子嫁妾於某更為網治撰
少婦貞淑者納之自織縫女紅以至閨閣中饋諸務
諄々教之毫無嫉妬之念至年四十二罹疾以終蓋
正德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善諷子曰今夫世之為繼母義母者往々憎前婦妾
出之兒寇讐不啻甚則鳩之又為人之妻妾者往々
與其家士及出入者姦通甚則薦葷於其良人嗚呼
何婦道之衰也如宵子者真可為世之婦女子之龜

鑑也哉

坂谷朗廬曰美而貞慈而勇吾無間然

岡田后得曰士人之婦女固當如此而往々不然
可嘆也夫而忠義貞烈多出乎水戶蓋義公之遺
澤也方今明々在上而風俗澆訛日甚其故何也
哉噫

田村翠崑曰論贊諷刺剴切憂世道者其可不留
心焉乎

又曰余喜誦徐士俊婦德四箴今錄于左以示閨
閤德曰為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靜古人所羨

娶亭曰所
謂能和能
肅如宵子
則其人也
世之婦女
踐此德者
蓋鮮矣

柔順温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
始。禮法備矣。言曰。男唯女俞。禮分內外。長舌階厲。
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閭闕。專警士
昧。容曰。閨房之秀。實惟容儀。非尚妍華。無俾俗嗤。
凝粧儼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
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逸。所貴人重。無取
人憐。以此為容。宜家因譽。功曰。春蠶秋績。織手
勿惜。縫裳綴綻。兼議酒食。錦繡纂組。害于女紅。勤
則生善。儉則致豐。用儉四德。以勉三從。

朗廬曰佳
事佳事

又曰全篇
以詩織成
其德其學
不言而顯
妙湖山曰千
古未有盛
事詩亦與
題稱

蘇笈傳

蘇笈者。東京下谷人。名千代。關思亮之女也。為人貞
靜。好學。能詩。妙筆札。思亮歿。男雪江尚幼。親戚相議
以弟子琴山配。蘇笈待雪江之長。雪江母事。蘇笈。蘇
笈子育。雪江。雪江遂因其教。成名於藝苑。明治五年。
官建女學校。擢蘇笈為其訓導。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皇后行啓女學校。蘇笈恭賦三絕句曰。女鬢今歲築
初成。皇后親臨見學生。報道鸞輿來已近。早梅花
底下。階迎其二曰。皇書漢籍泰西篇。琅誦聲傳香案
前。一百生徒齊拜跪。繡衣光炫玉床邊。其三曰。去天

湖山曰閨
秀語氣宜
如此近日
婦女往往
有為男子
樣者可戒
也
春濤曰所
謂一字一
淚不堪卒
讀者

朗廬曰一
句知已之
言使其人
重

尺五拜珠旒感極無端暗淚流却愧傍人相見笑掩
顏容易不擡頭其詞藻麗妙如此蘇笈在職者四年
矣以八年乙亥歿先是喪姪良兒作詩哭之曰其如
衰老後孩兒膝下蕭然暗淚垂應是夜臺寒不耐吾
儂不日亦相追果不經數日而歿如預知死期者時
人奇之後官以金若干賞教道之功云
善諷子曰余與雪江交善聞其屢說蘇笈事今為之
傳想見其貞靜淑婉之風也
坂谷朗廬曰余知雪江又嘗下見蘇笈女史於詩
會席今雪江亦逝矣讀此傳悽然淚下

烈婦阿仙傳

阿仙者信濃國更級郡今井村農夫宇兵衛之妻也
宇兵衛病癩久卧床阿仙侍湯藥療養甚至而未瘥
會僧慶山者自東京來云我是麻布谷坊妙像寺僧
慶已弟子善祈禱癒病阿仙乃請延之家禱夫病平
愈者數十日慶山見阿仙美而艷心私悅百方挑之
阿仙不肯慶山一日以白刃脅之曰不從余言斬汝
阿仙從容辨其非而慶山益迫阿仙輒罵曰咄姦僧
何無禮慶山怒遂斬殺阿仙而走長野縣吏捕而鞠
之得實明治五年具狀以聞 朝廷賜金七十五圓

朗廬曰此
是教法之
大弊女子
亦不可無
學也
又曰一讀
裂皆兒僧
百斷亦何
足

以旌表其節烈。蓋朝廷恒制賞戰死士以金百五十圓。故今半折其數云。

善諷子曰：婦之事夫猶士之事君也。則婦之死于節與士之死于戰亦同也。雖然，士之死于戰事關于國家，與一婦殉一夫不同。其事之輕重大小亦自有別也。故以戰死之半額賞節婦，酌量乃得其宜云。抑余竊有感焉。阿仙生長信山僻地，何所教訓，而其烈如此哉！今夫東京士大夫之婦女習非不善也，而往往醜聲外聞，有不可言者，抑亦何哉。

坂谷朗廬曰：善事者皆人當為之常分，然而忠孝

節烈之勵人心，振頹俗，益於世甚大矣。恐非戰死之可比也。賞典有礙，宜別作大碑旌之也。

又曰：貞烈如此，而信祈禱，自招毒浮屠之禍，其誰使之然也。不勝慨歎。

岡田后得曰：阿仙貞烈，不讓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者。及往往有至性，古今如此。東京士大夫之婦女失節者，聞之應慙死。

又曰：方今勸賞工技及物產家，往往以鉅財而至於旌獎高士偉人，裨補名教。孝子節婦，振起頹俗者，則反寥寥何也。噫。

聚亭曰靜
齋房州人
善詩往年
在余塾今
春訪余詩
學大進非
復吳下阿
蒙

聚亭曰修
一廣嶼縣
人好學最
長於講說

近世偉人傳
四編
三十一
清生氏

孔子有才難之嘆。况今世乎。是此編之所以傳。婦人以結局也。嗚乎。士大夫以魁然七尺之身材。畢生碌々。不足傳者。讀此編。其能不赧然汗背乎。明治十三年。歲次庚辰。三月中浣。

受業 高木靜齋謹題

子瞻唯是忠義填骨髓。故有慷慨愷摯。使神宗感悟之文矣。余拜讀偉人傳。亦慷慨愷摯。淚潜々墮。知其忠義填骨髓也。不知誰能感悟焉者。噫。

受業 美濃修一謹跋

近世偉人傳卷之下終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考跋

叩閣哀告九天神。幾个孤忠。此莽臣對。其巨頭。臣莽在尊。主從賴讀。考人。余之此詩。蓋為蒲生秀實。高山秀。九節。誘人作也。日本自德川崇儒。漢書。明古。家者。始知權以顯。柄之。如源光國。作日本史。志於尊主。躬身。原懿。

近世偉人傳
清生氏

親未敢昌言其法滿生為山陰子始
 以於善論度上藩尊王攘夷之議怒
 一倡百和幕府嚴捕之身伏蕭索
 者不可勝數然卒賴以成功實淳
 學之力也余讀子圖佛人傳以君平
 為冠古引為田心子圖此者為近世
 功利說深中於人心欲以道德維持

之故舉洪君子以為勸今四編告
 成於初言也他日與子登富士之山
 泛琵琶之湖尋烟雲縹緲以波
 浩蕩之靈象讀君書君讀余詩
 互相與酌酒呼洪子之靈而弔之
 曰亦其上告神武宗神在天之靈
 以獲斯文者知精魂象魄曠世

相感必有被薙帶茹披髮而下
太荒者矣

光緒己卯十月歲南黃遵憲之度



近世偉人傳四編
黃之度先生傳
黃之度先生傳

跋近世偉人傳四編

蒲生絅亭先生以所著近世偉人傳貽予。予受而讀之。嘆曰。此世間不可少之書也。夫一代之人才之衆寡。一國盛衰之所關。世升降之所係。焉。仕於朝則為名臣。隱於野則為逸民。其可傳者。不在功業。而在文章。顧余嘗讀三子年以來之史。所

得而紀載者。類皆顯達之人。山林隱
逸者。流竄無幾。豈皆無可傳者耶。
則由史官見聞所不及者多也。然則文人
學士。所以紀潛德。闡幽光。俾一代之人。不
常存於天壤間。又曷可緩哉。此我細
亭之所以作近世偉人傳。由一編二編
三編。而至四編也。我國孝次書先生近
著國朝先正事略。其命意與細亭

同。惟次書則總二百餘年之文獻。而
備論列之。此則但記近世數十年間
耳。且其中多隱逸不遇者。其關於
當世得失之林表。尤要也。特為跋其
後而歸之。長洲王韜謹跋

上毛金之茶書



春濤曰近世偉人與佳人皆入吾聚翁史筆流芳傳與史官之名此詩先難苦心

朗廬曰全篇雙閣不可失一步

聚亭曰宮子賢文於余年少才銳好作人乎已入作家之域此文雖小品亦可以觀其一斑

幾把新編仔細看
知他其賊膽
矜寒一技樣
筆中興看史官

上毛藍園堀口貞歆揮題
花蹊跡是澆世史謹書

同治庚午夏月...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跋

世或云奇偉之蹟待文章而後傳或云文章得奇偉之蹟而後傳余謂二說者皆失之一偏矣夫秦漢之際偉行奇蹟後人得稱而傳之者以有遷固之史也當時若使無良史遷固之才則雖有奇偉之蹟亦皆湮滅終無聞焉抑亦雖有遷固其人而使時無奇偉之蹟則何以發其文由是觀之偉蹟與文章相待而傳不可偏重也今讀聚亭蒲生先生斯編竊有感焉夫編中所載忠臣孝子奇偉之蹟固足以不朽矣然亦非得能文者不傳也今如先生亦可謂能文之士

矣。蹟既奇偉，文又雄豪，雙美相映，欲不傳得乎哉？嗟夫，文非蹟之偉，則不傳；而蹟亦非文之美，則不顯。後之文士，欲徒藉奇偉之蹟，而傳其庸陋文于不朽，難矣哉。己卯清明節，宮原確謹識。

坂谷朗廬曰：月有雲，花有風，佳人才子常不相遇。偉績與能文，亦復爾耳。讀了，不勝慨嘆。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跋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跋

安政文久間，忠臣義士輩出。但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今致此維新之隆治，蓋此輩之功居多。宜大書特書，屢書以傳矣。而修史館未有紀傳之著，豈非一大闕典耶？我聚亭先生蓋深慨之，乃著近世偉人傳數編。嗚呼！先生之於忠臣義士，可謂厚矣。上章執除，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大和森元茂謹題。余聞或進御偉人傳於皇后，皇后手繙而讀之。真近時美事也哉！余不獨為先生賀，實為天下賀也。於有為塾中。上毛杜岡文平謹題。

聚亭曰：森元生為人謹，教年甫十八，曾無酒色之過，華勉強，有望於前途者也。此言先獲我心。又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關雎之化，庶幾可致。

聖亭曰義
城為人魁
梧論不
苟屈壯決
可嘉蓋亦
義勇之士
故文亦有
氣骨如是

又曰不敢
當不敢當
然之子學
閉不怠今
既試驗入
幼年兵學

校故不忍
奪其贈言
姑錄于此

又曰棟豐
島洞齋兄
令息學於
余頗有文
才余冀望
其力學不
墜家聲也
棟也其勉
旃

為所當為而不顧利害之謂義守義不遷之謂勇非
義與勇無以成事焉故自古垂名青史播譽口碑者
其德量器識雖有大小之異亦未嘗不由義與勇也
我聖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所載多義勇之人余反
覆讀之其慷慨義烈勇念之狀宛然在目使人扼腕
興起則可以觀先生平素所養之浩氣也已於有為
塾東窓旭日紅處 備後 近藤義城謹題
吾叔門司某嘗語余曰東京文學士眾矣然而多酣
豢於貴富耽溺乎空詩浮文鮮抱慷慨憂世之志者
唯聖亭先生栖遲於俎槁側慷慨憂世講道著書以

維持世道當時余聞之心竊溯洄焉戊寅歲遂執贄
於先生門讀其所著近世偉人傳其慷慨憂世之意
躍然乎紙上使觀者壯心駭目余乃拍案嘆曰叔之
言誠不姪欺也今偉人傳四編刻成因書此於卷尾
庚辰春三月 筑後 守田三多謹題
我聖亭先生深慨乎世道人心日趨澆訛節義風概
蕩然掃地也乃紀近世偉人之蹟以諷焉愚謂只偉
人也故有取於偉人矣不唯有取於偉人又有望於
後之偉人也然則讀是編者可不以偉人自期乎於
有為塾中 加賀 豐島 棟謹題

一七五八 一七五九 一七六〇 一七六一 一七六二 一七六三 一七六四 一七六五 一七六六 一七六七 一七六八 一七六九 一七七〇 一七七一 一七七二 一七七三 一七七四 一七七五 一七七六 一七七七 一七七八 一七七九 一七八〇 一七八一 一七八二 一七八三 一七八四 一七八五 一七八六 一七八七 一七八八 一八八九 一八九〇 一八九一 一八九二 一八九三 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 一八九六 一八九七 一八九八 一八九九 一九〇〇

聚亭曰之子具隻眼若不怠則必為異器

又曰宗一妙齡力學好文舉止開雅與世之歲暴書生迥別可

近世偉人傳

士風之不正。民俗之不淳。憂國者所宜用心焉也。而輕躁浮薄之徒。此之不憂。妄唱邪說。惑亂士心。狡黠民俗。以謂文明開化矣。我聚亭先生有憂於此。乃著近世偉人傳。其用心不亦深且遠哉。余受業於先生。日尚淺。然心竊鑽仰。今讀偉人傳第四編。益喜其維持世道。乃言其用心之深且遠。以告讀者云。明治庚辰三月上浣。

下總

與原經營謹題

余嘗讀三宅觀瀾所著烈士報讐錄。歷叙大石良雄等四十六士為其主報仇。從容就死。使世之不義者有所興起。頃日吾師聚亭先生有近世偉人傳四編

嘉可愛

又曰公論竟難欺自古而然又曰歐公曰今之人未可欺洵然又曰千之撲直故其言亦撲直

之著。亦歷叙住谷氏兄弟及二孝子報讐。使世之澆薄無氣節者有所愧。嗚呼。如此二書。則皆有益乎世道人心也大矣。而觀瀾但紀元祿間之事。先生紀近世數十年間之事。則其功不可與觀瀾同日而語也。庚辰桃華節

下總

石渡宗一謹題

古人有詩云。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嗚乎。有識士善讀偉人傳。則知其果然焉耳。

木曾旭謹題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信哉是言也。我聚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讀之。其義勇忠信。有下讓王鐵槍者。宜矣。

近世偉人傳

友

三

第廿八

聚亭曰比
比禽獸為
之絕嘆

留名青史也。余於此嘆曰。嗚呼。可以人不如禽獸乎。

武藏 根岸千之謹題

明治十三年庚辰夏五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以上。五編六編逐次上梓

麹町區飯田町壹丁目拾番地

著述并出版人 蒲生重章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木田鐵五郎

發兌人

010190530294

48-13347

